

北行日譜

楊公政績紀

附楊公本傳



新 華 出 版 社
北 京 中 國 人 民 大 學 出 版 社



楊公政績紀

附楊公
本傳

黃家遴編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北行日譜（及其他一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二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楊公本傳

楊繼宗字承芳。陽城人。天順元年。以進士授刑部主事。嘗有提牢之役。洗刷桎梏。時飲食櫛沐。善視之。囚悉生全。不如向者。因瀾穢死。會廷議。推擇守郡。王翱以名薦。出爲嘉興知府。至則興學。勸士。閔農賑災。民有以事來。前好問之。郡中豪奸。馴良。與有所疾苦。盡得其實。其于豪奸。立見鋤治。願有悔改。亦不深督。其所疾苦。調劑與革。不出旬時。既才傑。龔出。又意氣豪邁。大吏要勢。有所怙挾。悉憚其威。時有清軍孔御史者。凌抑有司。撻里胥。數至死。繼宗出教曰。有被孔御史酷撻死者。來言于太守。御史無如繼宗何。酷如故。繼宗入告曰。治貴識體。公清軍也。何與里胥事。御史臨行。突入繼宗府中。繼宗引御史入臥室。空空耳。衣一篋。悉發篋示御史。御史嘆服去。時內臣用事。旁午入江南。至郡。要索賄賂。第與菱藕。歷日而已。內臣好言曰。幸語太守。無所用此。太守有金錢。好紬絹。幸及我。繼宗出庫金送曰。金錢在此。卽市好紬絹。且亦具有。第此庫中物。幸太監付一印券。令他日可磨勘者。內臣大驚。遂出金歸還之。繼宗入覲。江直欲一見之。殊不往見。江直言于上曰。天下官不要錢者。惟楊繼宗一人。繼宗知嘉興九年。士民感化。奸暴革心。訟平賦均。風清弊絕。御史楊琅奏聞。得旌異。超遷浙江按察使。每朔望。會僚佐。指天誓衣冠受賄。不還故里。南有錢塘。北有楊子。異時藩臬費用。取辦和買。鎮守太監日供當萬錢。繼宗悉裁罷之。市舶太監積不能平。因宴會。令諸官各自言畏與不畏。繼宗倡言曰。最所畏者臟腑。最所不畏者內臣。鎮守內臣有兄在司禮。

時時言繼宗于司禮。司禮于上前中傷之。上曰：得非不要錢楊繼宗乎？司禮遣鎮守書曰：善遇之上。知其
人矣。一日方坐堂聽政。母訃至。立解印。雞斯跣哭出。止驛亭下。蒼頭卷衣數襲。挾律書數冊而已。服除。以
僉都御史巡撫順天。繼宗直氣廉聲聞天下。居常以包拯自居。乃其爲人辨別黑白。言論亢激。其節目疏
闊。遠于情人。時時對人言。罵臧官不絕口。有事至其境者。輒使人沿途伺察之。方其以按察使入覲。見藩
司官緘遺禮物。輒挾使列名。俱有重囚任意放遣焉。及其巡撫順天。悉奪戚畹所占民田還民。戚畹皆怨。
遣官勘問。有旨責繼宗偏忤。調除外任。得雲南按察副使。是爲成化二十一年。繼宗平昔官次自侍一老
蒼頭。朝夕飯兩盂。蔬兩豆耳。及按察雲南。單車之官。并老蒼頭亦去之。宏治元年。陞湖廣按察使。再陞僉
都御史。巡撫雲南。竟卒于雲南。羅倫論一時剛德。以繼宗與王竑。御使謝元吉。僉事陳騏竝稱。騏字夢祥。
南海人。少爲醫生。有司使入獄中。視重囚。穢不能忍。恥之。乃學舉子業。登天順進士。歷江西按察僉事。以
藥活病民。出冤獄。清虛賦。修學政。悉毀淫祠。民呼爲陳打鬼。遷雲南副使。時鎮守太監錢甯家人不法。每
爲騏所制。被中傷落職。

楊公政績紀

清 中憲大夫知嘉興府事三韓黃家選編

嘉興俗嗜鬪。輒壓溺小兒以誣人。公時加曉諭。犯者必反坐如律。若毀其裸物而有所詐。仍取追償之。土豪張某。窩聚盜賊。大結權貴張威勢。一日劫桐鄉起解官絹。公縛寘法會。當道行郡。爲張解曰。無原告。公曰。知府朝廷民牧也。張所盜者官絹。請以朝廷爲失主。楊某爲原告。有張昇者。父子兄弟號四凶。事發則以賂免。公召語之曰。汝輩爲惡日久。當改過也。後犯罪。賂臬司欲脫之。公不從。父子俱寘極刑。民歌曰。虎死害除。其樂何如。有富民女已受聘。後惡其貧。欲背約。誣告婿。公佯曰。爾欲悔親。當以百金爲罰。富者聽命。既得金。召婿若女。即日爲婚。以所罰金畀之曰。爾患婿貧。今有百金。可贍女矣。後婿家豐裕。其人益感之。鬪邑有孤子王得兒。生七歲。父母早歿。家甚富。族人利其有。將陰害之。公聞之。以其家貲貯庫。長而有室。乃出還之。千戶沈禎。項囊穀之婿。怙勢爲惡。公每升堂。僉一白牌。令吏立府橋。呼曰。告沈禎者入。其父子青衣小帽。當府門跪伏。幾有月餘。其狀百餘。俱未有重情。乃徐召其父子入諭之曰。吾與汝改過爲善。保爾身家。密將其詞粘連爲卷。封識一木桶中。秩滿。臨行。付架閣科收貯。語府吏曰。自後嘉興有大事。方啓此桶。人不可爲意。公去。禎勢益張。未幾。項落職。因東廠訪得禎惡狀。朝廷遣法司按治。將抄沒其家。監察御史呂公鍾。責府縣禎爲惡。卷案無得。一老吏忽念曰。楊公行時。留此桶。試啓觀之。乃卷案一封。上批

曰：權豪勢要之家，郡官束手難行。日後充軍，充軍乃禎爲惡事也。送入察院，呂公見而歎曰：楊先生神人也。卽依擬編禎遼東軍，後宥回。前此鄉人欲爲公立廟，禎子輪首出工費，且曰：吾家向無公在，必無所顧忌。後來必抄沒矣。今得全家，是公賜也。生員汪頤墓田，與豪右相界，欲兼併不得，遂誣以不法事。比提學按郡試，諸生唱名獨不及頤。公問焉，提學曰：有發頤過惡者，將黜之。公曰：頤在學有文行，必以地界故爲仇家所訐耳。請視其狀，果然。遂得白。郡民有懷悅者，家富有善行，公每保全之。旣滿去，悅子生員沐送至蘇。公諭之曰：財者累也。我去汝家，亦自此多事矣。汝當策勵持門戶，後果有以軍事誣懷者，家竟落。秀水民周可立，公嘗見而識之。未幾以罪匿，捕之弗得。後數年，更名立，復充老人，以鄉民違法事呈公。公曰：爾非周可立乎？吾求汝數載不獲，今以違法告人耶？若違法則莫如爾者。周股栗服罪，公每事自斷，吏肯不得售其奸。公餘惟課寫，做讀書，講解律義。賓興之年，吏胥亦有試場屋者。鄉士大夫素服公剛介，不敢以私囑。然遇祝賀期，雖龍鍾老者，扶筇而至。嘗隆冬時，禮畢，則熾爐圍坐，款以酒數行。不至者，必使人問之。自是舉行大禮，肅然如在朝廷焉。待郡邑學官，悉優以賓禮。賓興宴，必列學官上坐，曰：吾爲郡父母，諸君則教吾子弟者也。可與屬官班哉？其有倦教，則亦譙讓之。曰：有司廢法貪墨，害止一時，然未嘗不受天道之報。學官不能盡心教人，致誤人家子弟，不可言天道報應。他日又將何如耶？臨春秋大祭，品物豐潔，尤極誠敬。齋宿必拉僚佐處于郡之慶嘉亭。其他郡厲之祀，恭恪亦不少替。旣至壇，親品嘗之，自奉粗糲。至鄉飲賓興之宴，則務豐腆。若出二人，其居家也亦然。田宅無增于舊，祠堂墳墓祭器之屬，則極嚴謹。精

潔。凡義夫節婦孝子順孫之類。必廉訪之。雖未合奏旌者。亦必親過其廬。使民知爲善之榮。重禁博奕博
蒲之具。人不得露。而娼禁尤嚴。至于符籙師巫邪術之家。皆痛懲之。嘗與僚佐聽政。有縱妻犯姦者。公曰。
以妻爲娼。恥莫甚焉。汝何忍犯之。曰。非不知恥。欲得錢養生耳。公笑謂左右曰。彼因愛錢。遂至于此。貪冒
者何異斯人耶。故一時僚佐。多廉介謹飭之士。按部往往不越宿去。嘉興七縣錢糧。視他郡爲浩繁。糧長
人役。有多收斛面尖頭。事發。公歎曰。是弊自上始。設無所規。取下之人。敢縱放如此。于是先革管糧官吏
之路遺。後治其罪。冬夏之服。惟紗緞一襲。然必用本等繡補。參謁上官。無異平時。雖朝覲謁見。必服之。或
曰。不可。公曰。朝廷制服也。舍此安服耶。嘗道知其人。亦不之訝。郡亢旱。去冠帶。徒跣禱城隍。引罪自訟。少
頃。雲起。大雨如注。其秋大熟。一夕獄逸。重囚七人。公禱于城隍。夢神告囚所匿處。搜之。果得其三。其四亦
爲近城人所獲。公之行乎神明如此。公能察識天文。凡言水旱陰晴輒驗。秋將納稼。天極晴霽。人多緩穡。
事以俟。堅好公。屬耆老謂之曰。大雨不日至矣。宜急收刈。言之既數。人不爲意。既而大雨浹旬。禾悉生芽。
民皆神之。郡東門外民居稠密。數有火患。公置更樓于宣公橋。榜其額曰。春波遠覽。寓以水濟火之意。災
息者三十年。有不喻公意者。易其匾。災復見如故。郡民多以爭田訟于公。公諭之曰。今土星在南。故騰貴。
後二十年。莫爭矣。後果以賦役煩而地土賤。郡以嘉禾得名。公在郡。嘉禾盛生。每莖離根二節。間又生一
莖。秀二穗。或三節。間又生一莖。秀三穗。或四莖。五莖。秀四五穗。經歷司蓮。缸栽稻二本。亦如之。郡民獻于
公。謂德政之徵。公謝曰。邵志古有是瑞。此氣運循環耳。人益重公謙德云。公在郡三四載。積粟數百萬。不

惟可賑本郡兼可移賑浙以東。自郡守擢爲按察使。至浙卽榜示曰。訪得鎮守府三察院。及布按二司。及各道書手某某等。舞法害人。自本職到任之後。許自新。否則問遣如法。越數日。尙有依戀鎮守府者。公往縛之。鎮守亦聽公之執法也。所屬官員貪殘害民。公素知之。既至。卽召與之約曰。閭閻兇頑。一鄉害之士大夫。皆知爲民除之。不知己身爲萬民之害。今與所屬約誓。欲除民害。先除己害。二害咸除。一方乃甯。有常積倉官十餘員。以虧糧監比。歲久至鬻子女以償者。公憫之。莫喻其故。適倉官送月俸至。命量之。正數外尙餘四五斗。且曰。此常規耳。公因悟曰。前倉虧糧之故。出而審之。得其實。欲奏聞。衆懼請以公。公曰。俸者民膏脂也。食而盡職尙有天殃。況正數之外。乃其子女所易。食其餘。是食其子女也。衆因願捐俸設法補之。以釋其罪。成化庚子鄉試。公監試。得二上卷。卽具服焚香再拜。同事者語之。答曰。人臣以得士爲功。二子皆奇才也。他日當大魁天下。吾爲朝廷得人賀耳。及開卷。乃王華李閔也。復曰。儒士王華當作首。但非由學校作養。無以激勸後人。因以李閔爲首。後華閔竝作狀元。衆服其知人。太夫人終制。起陞右僉都御史。整飭薊州。巡撫順天。撫臨里水灣石門寨黃土嶺等處。關塞皆塊石乾砌。或道路茅塞。或倒塌穢汚。或用槍架作營門。仰而嘆曰。如保障何。卽命各將官加倍修砌。簡卒守瞭。一時關塞壯麗。士卒精強。公謂天壽山守備廖太監等曰。慶成經筵。皇上至尊。無對中坐。文武百官東西序爵而坐。其餘臣民宴客之禮。皆賓上主下。或賓東主西。近來內臣妄自尊大。在上中坐。令客東西坐。僭行君臣燕饗之禮。無乃不可乎。廖太監等雖勢傾中外。聞僭行燕饗等語。竟莫能辨。卒從公議。成化乙巳正旦。星變有聲如雷。二月地震。

二次費縣地陷湧水泰山搖響上震恐下詔求言公上疏歷指內臣及文武臣大肆貪殘民心嗟怨天出災異又曰宵人在位播惡于衆官民供給日費萬錢天人共怒王法難容又曰乞查舊例取四鎮守等官又曰臣效王珪確論如鎮守必賢如懷恩者任之如巡撫漕運必賢如周忱李乘王竑者任之布政憲使必賢如王恕軒輓者任之知府必賢如崔恭王宇者任之下此斗筭不堪任使疏上不報公上進退內外官員疏衝突內豎未幾假疏濬河源事左遷雲南按察司副使親舊多爲公危者公慨然曰韓魏公有言天下事見得理是便作勿計生死禍福吾何憾耶卽日就道至雲南榜示曰按察專以按察奸弊爲職今本職按察得奸弊三事一事二司官新任吹毛求疵凌屬土官軍職要索銀兩多者千餘金一事二司官出巡隨役索要有司常例閒有好官不從吏典人等撥置本官輒將好官辱罵凌辱一事二司官私役銀銅錫木漆竹皮畫鍼銀等匠鍼銀馬鞞妝隘及置造百般器物歲無虛日有司效尤一體置造或朝覲官員踵訛索取勞民傷財罔有止極榜出觀者歎其痛切時適尙猛猖獗官兵數萬隨之不能下公毅然往諭之署其旗曰雲南副使楊繼宗入其穴衆皆羅拜曰聞公名久矣今至此某等再生之日也因語其生亂之故奏聞區處衆帖然聽擢湖廣按察使初下車汲清水數十桶洗刷堂序者三日滌去貪污之氣後乃升堂卽出榜示曰按察不明賊官相慶又曰以迎送爲謹慎餽問爲才能又曰屬官放肆貪賊至積萬餘兩而貪心不足縱惡毆死人至十餘命酷暴猶不少減又曰將風憲官知善不舉見惡不擊發邊瘴地而安置之一時官吏悚慄尋陞左僉都巡撫雲南三司皆舊僚友視象之日行公禮畢出位降階更拜二

拜曰。明日幸相諒。衆不解其意。次日疏貪酷不職者八人奏聞。俱落職爲民。上官襲職鎮守三司。指要保勘銀。承行吏典五倍之。齋本人十倍之。相沿爲例。公以奏聞。略曰。臣至雲南。纔知此事。若臣不至雲南。終身不知。臣年老多疾。臣若不言。恐臣死後。無人肯言。此弊終不能革。乞將前項官員俱發充軍。朝野傳誦。以爲盡言。

余向于名山藏。吾學編。讀陽城楊公傳。清風介節。古循吏中。應推冠冕。當世而有若人。庶幾旦暮遇之。及康熙丙子之冬。補守嘉興。卽公所治郡也。距今二百餘年。邦人頌公遺澤。猶嘖嘖不置口。余瞻拜祠堂。肅然起敬。因手錄其政績一編。公暇輒爲展閱。自慚拙陋。公之行事。未能倣摹萬一。惟執鞭欣慕之思。或冀相質耳。三韓黃家遊書。